

中国人都应该知晓的财富机密——
如何把自己做大；不要把自己玩死！

2

第一桶金

民企教父 沈万三

翻手为商，覆手为权

忠实再现沈万三从最穷小子到富可敌国的
奋斗传奇与权商之道！

长篇小说

李蒙 著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民企教父

沈万三

2
第一桶金

李蒙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企教父沈万三. 2 / 李蒙著. — 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39-0654-8

I. ①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7998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5

出 版 人 许久文
责任编辑 李保华
策划编辑 康晓硕
特约编辑 单涛至
文字校对 孔智敏
封面设计 小P设计
内文设计 李慧娟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电 话 (010) 59417745 59419770
社 址 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(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
523号楼)
邮 编 100102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 165mm × 240mm
印 张 20
字 数 304 千字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139-0654-8
定 价 36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

第一章

宅门暗斗，万万不能站错队 001

“不错，现在我手里有几百万两银子，刘氏商行就剩下一个空壳了。”刘轼清朗地道。巴德严盯着他，大声叫道：“沈万三！”沈万三一直站在一旁，静静地观察着，见证了刘轼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失败，他心里的那个想法也就愈加地坚定：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都不能站错队，永远跟着最有实力的那一方，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！

第二章

拿人以柄，逃离是非之地 027

沈万三也不喝酒，问道：“不知道大人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？”切莫尔虎好像有难言之隐，犹豫了一会儿才下了决心，说道：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既然把你请来了，我就不打算瞒你，不过慎重起见，还请小兄弟发一个毒誓，不把今天我所说的话告诉任何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兄弟不可儿戏。”

第三章

身逢乱世，无奈困守南皮城 043

郭如意心急如焚地道：“嫣然嫂子说，还有一点面没有用完，回去拿了，谁知道……谁知道……现在可怎么办啊……”沈万三向城内回望一眼，只见短短的时间里，城里已经燃起了冲天大火，一阵阵令人胆战心惊的拼杀声和临死前的惨叫声从城里传来，他近乎绝望地对着高耸的城墙大叫一声：“嫣然……”

第四章

只有银子还不行，还得找一个靠山 059

“那你去找官府的人，人家就能心甘情愿地带咱们走？”沈万三道：“这你就懂了，机会永远都在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人物手里，想找到机会，自然要在他们身边来来回回地找。你想想，我就是在这家客栈里待上一年，也找不到平安上路的机会，可是在官家那边儿，说不定一天就找到了。”

第五章

临危受命，为的是狠赚一笔 079

“大人，一个叫沈万三的商人求见。”托里邪高烧不退，心里烦闷得很，谁也不愿意见，听到禀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走走走，谁我也不想见！”那人拿了沈万三的好处，怎么也要把事情办成，就走近两步，更加小心地说：“老爷，那人说他能给您弄来粮食……”

第六章

随机应变，大名府就地筹粮 097

图哈代虽然早就看出沈万三这个人不简单，比那种一心钻进钱眼儿里的小商人更有心机，似乎能看得透每个人在想什么。但是听了他的话，还是吃惊不已，没想到沈万三如此精于世故，对要做的事情看得透彻明晰，又想得周密严谨，走第一步棋，已经筹划好了两三步。对于这种人，最好做朋友，如果做对头，那只能一下子就把他置于死地。

第七章

多管齐下，众粮商乖乖就范 115

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欲擒故纵，不过他用得更为巧妙一些罢了。故意对陈掌柜无礼是为了让对方感觉到，他以后不会再来了，更不会再和丰庆打交道，所以要表现得不怕开罪丰庆，就更进一步证明了，他不指望丰庆的粮食，在别的地方同样可以找得到，这样一来，就能让他知道，自己不是只能和他合作。

第八章

要银子还是要造反？这是个问题 129

当地有人要趁机谋反的预感再一次被证明，沈万三急忙回去，找到了图哈代，把听到的和看到的统统告诉他，想和他商量对策，没想到图哈代一点不吃惊，依然平淡如常，好像听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沈万三语气缓和一下，说道：“我们快点赶路，找到花不差，要回大印就回去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”

第九章

亲眼见证了彪炳史册的大事 149

沈万三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，低声道：“不管你是神人也好，不是神人也好，造反这种事我都不参与。古往今来，这么多跟着打天下的人，真的能做开国功臣、享受到荣华富贵的有几个？还不是一个个都拿自己的性命给别人做了嫁衣？我才没那么傻，谁乐意做开国功臣谁做，我不做！”说完，他转身走向那座土坡。

第十章

因祸得福，巧遇文士与豪杰 169

“我看你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的，你不姓赵吧？”一个和沈万三一样，也被捆在马厩里的人问。沈万三看看守正低头打盹，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，问道：“姓啥不姓啥，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姓赵就应该被砍头？”那人说话声音爽朗，听着就能给人一种信任感，只听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然也，你说对了，姓赵就应该砍头，这你恐怕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吧？”

第十一章

奔走救弟，沈氏团队已具雏形 187

沈万三听说他踢死老虎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这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虽然他和卞元亨说话很投机，可还有些隔阂，正愁没有机会消除，于是，他夸张地瞪大了眼睛，吃惊道：“怎么怎么，不是我喝了两口黄汤，听错了吧，卞兄打死过老虎？”施耐庵很兴奋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卞老天生神力，不是凡人哪！”

第十二章

仗义疏财，介入私盐生意 211

沈万三分析着眼前的局面。沈贵是因为郭利贞的死受到牵连，如果想给他脱罪，只有证明郭利贞不是他杀的。目前只有两条路：一是让钟铎金交出凶手，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。二是花大把银子买通官府，现在尚且不知道是否可行，不过，官员多贪财，试一试未尝不是一个办法。

第十三章

首次贩盐，却招来牢狱之灾 235

沈万三走到了船窗前，看到外面忽然多了许多船，而且正慢慢靠过来，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人，他走回去，对张士诚道：“外面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船，船上还有很多人。”张士诚马上警觉起来，给一个同伴打个手势，那人马上离席外出，很快匆匆跑回来，神色惊恐，低声道：“不好了，是官兵，足有几百人，已经把咱们给围上了。”

第十四章

苦肉计换来的是结交贵人的机会 263

如果只需三十万两就能在苏州拥有一处钱庄的话，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。开了钱庄就能积累下资本，再做别的生意就容易多了，更何况苏州商贾云集，钱庄生意必定好做。而且，他一直想做生意，但总是小打小闹，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，如果在苏州拥有一处像样的生意，那就是鲤鱼跃龙门了，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掌柜。

姓朱的也走了过来，听那头儿把他们之间的纠葛叙说了一遍之后，爽朗一笑，说道：“我闲来无事，不如给你们调解一番，大家同是跑江湖吃饭的，同是天下的苦命人，能不争斗最好。”转而打量了沈万三几眼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我叫朱重八，这位毛兄弟是我的朋友，你们之间那点不愉快，我看就揭过去算了。”

附录 沈万三的 100 条财富机密 302

第一章

宅门暗斗，万万不能站错队

...

“不错，现在我手里有几百万两银子，刘氏商行就剩下一个空壳了。”刘轼清朗地道。巴德严盯着他，大声叫道：“沈万三！”沈万三一直站在一旁，静静地观察着，见证了刘轼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失败，他心里的那个想法也就愈加地坚定：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都不能站错队，永远跟着最有实力的那一方，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！

>>> 二少爷送的东西能不要吗？

包木赐好像早已经让人准备好了，几乎是刘定一刚刚说完，两个身体壮硕的家丁就拿着那让人毛骨悚然的刑具进来了。两人不知道要对谁动刑，拿眼睛去看刘定一，众人也都不知道这是要对付谁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要动那个所谓的“家贼”。可是这个家贼到底是谁呢？沈万三也抱着同样的好奇心，他注视着刘定一，发现他那双病恹恹的眼睛忽然变得炯炯有神，在众人身上扫视了一圈，最后居然停在了沈天机身上，他嘴角牵动了一下，用很平常的口气说：“天机，站起来吧。”

坐在圆凳上的沈天机神情凝定，表情不变地对刘定一点点头，说：“谢员外爷。”而后把凳子挪了挪，挪到了空旷处，说：“就在这儿吧。”在那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刚刚他和刘定一的一问一答，说明他就是那个所谓的“家贼”。依照他在刘家的地位，想偷拿什么田契、房契最方便不过，也没有谁会过问，更没有谁敢过问，可是这个一直被刘定一视作左膀右臂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呢？

刘钟博用一种不敢置信的眼光看着沈天机，说：“是你？”

沈天机依然面沉似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给大爷、二爷还有员外添乱了。”他这么说自然是承认了。

刘钟博一跺脚，愤愤地质问：“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了银子？”沈天机这次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笑了下。

老二刘轼一直没有说话，这时候才站出来，他不像刘钟博那么经不得事，

而是恨恨地看着沈天机，对刘定一道：“爹，先动刑，再送到官府，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不能轻饶了他！”

刘定一瞪了他一眼，不客气地说：“你沈叔不是由你说的？一边去！”刘轼一愣，不情不愿地站到了一旁。

“天机，我还拿你当兄弟，你说出来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不动你，以前该怎么样，往后还怎么样。”刘定一说着，还热切地看着沈天机，反而没了刚才的怒火。

沈天机一贯严肃的脸色，这时候居然挂着一抹笑容，他叹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人越老，越是利欲熏心，不知足呀不知足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员外爷您老想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吧，我没有话说。”

刘定一盯着他，过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我的笔迹是你临摹的？”

沈天机点点头，道：“跟了员外几十年，别的没学会什么，您的字迹我倒是学得有那么几分神似，竟然没多少人看出来，呵呵。”

刘定一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把五彩坊和野猪墩子都卖给了谁？不会是殷正途吧？”

沈天机微微抱拳，苦笑道：“员外英明，我以您老的名义把生意卖给他的，拿了他几十万两银子，都被我家小带走了，这些银子就算是我用这条老命换来的吧，员外爷您也别心痛，追是追不回来了。”

谢传庚这时候忍不住了，那些田地对他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的命根子，知道背后捣鬼的就是这个平时无比敬重的商行二管事，虽然不敢拳脚相加，骂几句还是少不了的，当即开口，说：“二管事，你真是猪油蒙了心，这么不要脸的事情你都做得出？我真恨不能一锤子砸死你！”

沈天机对他抱抱拳，赔笑道：“谢爷别气坏了身子，为我这种人不值得。唉，早知有今天，让你砸死我反倒好了。”

刘定一向两个手拿刑具的家丁看了下，两人心领神会，知道要对这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二管事用刑了，就一前一后地走到沈天机身边，把他夹在中间，其中一个人小声说：“爷，您把手拿出来。”说着就摊开了那两张布满短钉的铁板。

沈天机微笑着趴在地上，大大方方地把手伸到铁板中间，说：“别因为是我

就不舍得使劲儿，呵呵。”一句话没有说完，那两个家丁同时使力，他的额头立马出现了一层汗珠，血水从铁板中流了出来……

刘定一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受刑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不到半杯茶，沈天机就昏了过去，他才摆手让人停下来，说道：“请先生来给他看看，先别告官府，谁也别往外说这事儿，等我想好了怎么和殷正途打交道，再处置他。”家丁把昏晕的沈天机抬了出去。

刘定一闭上眼睛，说：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我累了！”

刘钟博还想和他商量商量怎么把产业从殷正途手里夺回来，就没有出去，而是小声道：“爹，趁现在人都在，大伙儿出出主意，怎么把卖给殷正途的再要回来，您看……”

刘钊沉思了一会儿，抢着道：“买卖凭证和地契、房契都在殷正途手里，看起来跟正常的买卖一样，他这个人又有些背景，就是告到官府，恐怕也不好办。”

刘定一不耐烦地抬抬手，说：“都走都走！”

刘钟博这才出去，众人紧跟着也走了出来。

沈天机出事之后，商行里的人就被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笼罩着，他们每日里虽然还是照样忙着各自的活计，但是都把耳朵竖起来，想听到事情的结果。不管是沈天机会会有怎么样的下场，他们都希望事情赶紧过去，越早恢复平静，他们的心也能越早放下来。

商行的大管事巴德严几个月前回了老家，一直没有消息，现在刘定一的左膀右臂又成了叛徒，商行里一大摊子事就落到了一些像丁掌柜这样名义上是分号的掌柜，但是也帮总号打理日常事务的人身上。刘定一就想到了要为商行培养接班人的事情上来，他把沈万三召回了总号，说道：“你别再回勾栏坊了，就在总号跟老丁搭手做事，你俩一起去过江南，在一块儿合得来。”沈万三虽然不大情愿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临来的时候，把小郭子——郭如意也带回了大都，和包木赐好一番商量之后，在刘府的后厨给他找到了一个烧水劈柴的活计，虽然拿不到多少银子，但是吃喝是没问题的，对此郭如意还是很感激的。此外，在包木赐的帮助下，他在刘府附近租了两间屋子，安置了褚嫣然和丫鬟翠茹。

“当掌柜就是好，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。”褚嫣然说。

沈万三抿嘴笑着，说：“当老婆也好呀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得照做。”

褚嫣然掐了他一把，又发愁起来，说：“我想我爹了，咱啥时候回老家看一下吧？”

沈万三笑了一下，嘲讽她道：“不让你来吧，你想我想得受不了，非要来了吧，又想家，你们女人家呀真是让人搞不懂。”

褚嫣然一撇嘴，不屑地说：“我想你？美得你，我是想出来散散心，才不是专门来找你的。”

褚嫣然大都之后，整日里无所事事，只好和翠茹一起做些针线活，虽然能时时刻刻盯着沈万三，不让他在外面找女人，可是因为没事情做，又见不到老爹，心里也是不得劲儿，就又对沈万三说：“万三，你是准备一辈子在刘家干下去？咱俩是不是就不回老家了？”

沈万三一时回答不上来，是啊，自己是不是要在刘家做一辈子呢？想到手里已经有了那么多银子，还存着一大批粮食，这些都是资本，有了这些资本是不是还要继续吃刘家这碗饭呢？他站起来，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停下来，很坚定地说：“不，我把粮食卖完了，有了银子，咱就回去，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
褚嫣然天真烂漫，遇事不善于从长远考虑，就觉得能回家比什么都好，赚不赚银子对她来说都无所谓，反正老家有地有房，回去也饿不着他们夫妻两个。

不久之后，沈万三就发现，刘定一把他召回总号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，帮丁掌柜处理总号事务的同时，他学到了很多東西，也见到了很多发财的机会。这些机会都是平时不被人注意的，而心细如发的他总是能看在眼里。

五彩坊被从刘氏商行分割出去之后，库房里存放的很多布料闲置起来，五彩坊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，刘家别的绸缎庄又都不在大都。再说了，经过整顿，刘氏商行还有两家绸缎庄，其余都关门了，要这么多布料也卖不完。经过刘定一的许可，丁掌柜就开始找买家处理那些绸缎，沈万三敏锐地察觉到，这种上好的绸缎一般商家是不要的，除非找大买主，于是，他想到了太府监，故技重演，和哈利斯一番沟通之后，两人合伙购买了绸缎，而后作为宫廷用度，卖给了公家，

低进高出，每人又赚了不少银子。

沈万三回到家里，就听褚嫣然说，上午有一个自称是刘府二爷的人来找他，看他不在就走了。“留下了这些东西，我说不要，可是他却笑嘻嘻地扔下就走，我没追上。”褚嫣然抱着两个礼盒，还没有打开。沈万三的心里一沉，刘轼不会平白无故地讨好自己，如果没有事情求自己，他才不会亲自上门。刘轼表面上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，其实心狠手辣，而虽然刘钟博懦弱无能，但是从为人上说，却比他好多了，可是成大事的人却往往又是这种心狠手辣的人，好人反而不一定得到好下场。

“没说别的？”沈万三忧虑地问。

丫头翠茹看出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就紧张地说：“我看那人笑呵呵的，连对我这样的下人都客客气气，不像是个好人。”

褚嫣然大奇，疑惑道：“人家客气懂礼貌怎么不是好人了？我看那人挺好的，明明是少爷，却给你这个手下人送礼物，万三，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你？”沈万三看褚嫣然单纯之极，毫无心机，也不好把事情说得太清楚，以免她担心，就笑笑没有回答，心里却在想，不知道刘轼又打什么主意。

打开礼盒一看，里面是再平常不过的小点心，并没有什么出奇贵重的东西，可是点心下面却躺着一张三百两的银票，褚嫣然惊讶道：“这么多银子，咱不能收，给他送回去！”

翠茹比她想得周全多了，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小姐，我看这银票不能送回去，送回去不是明摆着要打那位二少爷的脸吗？以后姑爷就不好跟人家相处了。”

沈万三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不禁看了翠茹一眼，没想到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这么深的见识，就道：“是啊，不能送回去，送回去了是打了他一巴掌，收下是打了自己一巴掌。”

古时不同于今日，古时讲究礼法，更讲究面子，给你东西你不要，那就是不给面子。更何况这是主子给下属送东西，应该叫“赏赐”，如果当面拒绝还勉强可以，要是收到了再送回去，那无疑是对东主的一种羞辱，朋友之间就有点割袍断义的意味了，所以这些银子想送回去，又不得罪人，确实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。

“以后我不在家啥东西都不能收，今天不收这东西不就没这档子事儿了吗？你们不收他怪不着，我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，不收是不给他面子！”沈万三说。

随后他就带着满心的猜忌出门了。

“万三，万三，别走别走，今儿来了几个朋友，你跟我陪陪去。”没有见到丁掌柜，刘轼却在大门口截住了他。沈万三心里一紧，猜想马上就可以知道他送银子的目的了。

“二爷我正想找您呢……”沈万三话说到一半，刘轼知道他要说送银子的事儿，急忙拦住他的话头，拉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有啥话到屋里说，在大太阳底下多难受。”沈万三被拉到屋里，发现这里已经坐了两个人，看样子应该都是生意人，不过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两人看到他都站起来打招呼。刘轼赶紧给他们做了介绍，指着其中一个酒糟鼻说姓严，另一个姓唐，两人都在二房做事。

刚说了两句话，一个小厮就提着酒菜进来了，摆满了一桌子，沈万三看着刘轼，为难道：“二爷，我今儿是真的有事，丁掌柜那儿还等着我呢，账本子、账单子都在我手里，我要交上去，不能耽误事儿，这酒就改天吧。”凭沈万三的经验，现在应该推掉酒席，最好不要停留。

刘轼一把拉住他，说：“老丁那儿我告诉他一声，跟我喝顿酒他还敢说出什么？坐下！”他的口气已经变得有些严厉。

沈万三知道强行离开可能会得罪他，就算现在留下了，也已经变得尴尬了，还好他善于应付这种场面，于是开心一笑，显得很是兴奋，好像是对于能偷懒很高兴，道：“二爷真能交代好丁掌柜，我就不怕了，这两天我可真是累坏了，巴不得歇会儿呢。”说完就坐下来，很自然地吃了一口菜。

刘轼也当开玩笑，笑着说：“这个自然这个自然。”

酒宴开始了，沈万三知道刘轼要有什么难题抛给自己，不知道想要自己干什么，反正他不说，自己也不问，甚至送银票的事情也不再提。再说了，当着别人也不好说这事，就一个劲儿地喝酒、吃菜、闲聊。当然，这闲聊也是各怀鬼胎，沈万三在猜着刘轼的心思，刘轼似乎也在寻找某种合适的时机，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那个姓唐的看样子就大大咧咧，心机不怎么重，喝了两口酒就拉着沈万三的手，亲热得好像一家人，沈万三心想：“这是个半熟的！”

姓严的酒糟鼻有着一双狐狸一样的眼睛，很少说话，只是静静地观察着，这时候，他拍了拍沈万三身边的那个布包，轻声说：“沈小哥要送的账单就在这里头吧？”

沈万三还没有说话，那姓唐的却道：“我看看是什么金贵东西。”也不等沈万三同意，就拿过布包强行打开。

沈万三想拦，可是已经在他手里了，就这么去夺多少有点不好，就装作无所谓道：“唐老哥，你就别费心了，你看也看不懂，呵呵。”借着这句话，顺势就把布包拿了过来。

酒糟鼻给沈万三倒了酒，说：“你看，万三兄弟不放心，你还是别看了。”沈万三预感到刘轼这次是想打账单的主意，可是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假装没有听到酒糟鼻的话，端起来把酒喝了。

这时候很久没有说话的刘轼站了起来，调笑说：“我去放放水，肚子里快决堤了。”说着就走了出去。

酒糟鼻领悟到了某种信号，趁这个机会低声问：“万三兄弟，和老哥哥喝得畅快不畅快呀？”沈万三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个引子，要是自己回答“畅快”，他就会借着这个不算交情的交情把要求自己的事情说出来，可是又不能说酒喝得不好，这就是酒桌上的陷阱。

“喝得好呀，可是喝得再好我也得办正经事儿不是？过会儿我得走，丁掌柜可不好惹，兄弟不能为了喝酒把饭碗丢了，呵呵。”沈万三接着打诨，隐含的意思是：交情是重要，但是也要顾及饭碗，不能因为交情把饭碗丢了。

酒糟鼻假装没有领悟他的意思，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，塞进沈万三的布包里，轻轻拍拍他的肩，悠悠地说：“既然酒喝得好，哥哥就托你办件事儿……”沈万三要打开信封，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酒糟鼻捉住他伸向布包的手，轻声道：“别看，别看，过会儿，等我们都走了，你好好看，看了你就知道我托你的是什么事了。”

沈万三还没说话，刘轼款款地走了回来，坐下来之后，轻轻打了沈万三一下，说：“我和这两位陪你，你小子还不乐意？架子不小！”

沈万三也开玩笑似的道：“我天大的架子还不是二爷给的？”